

大众文化语境下生命美学的建构

王桂丽

摘要:20 世纪兴起的大众文化消解了传统的价值体系,肉身一身体的审美趋向于浅表化;疯狂的物质消费正在蚕噬着人类高尚的精神领地,现代人的本体的生命观发生了逆转。因此,应建构身/心统一的身体美学和“以民众为主体”的健康的精神生态圈,关注人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的生命价值,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

关键词: 大众文化 生命美学 身体美学 精神生态学

中国分类号: B834 文献标识码: A



身心关系是西方哲学两千年间努力解决的基本问题,笛卡认为:人完全可以没有感官和身体,但却不能没有灵魂。他对精神主体的强调必然产生精神是审美主体的结论,使西方美学长期陷入精神主体性的困境。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对身体美学的强调确有纠偏的作用,但矫枉过正带来的则是沉溺于身体的低俗的消费主义欲求。

基于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互动,解构了传统的精神中心主义的美学似乎又回归到了“感性学”的发源地,建构了以凸显“身体”为核心的美学,身体美学打着“审美”的幌子沉溺于欲望的肉身化,选美、模特大赛、美腿比赛……

使泛滥的身体审美仅成为满足眼球的连环画，这种媚俗化、浅表化的审美，展露的是快感和迎合，当下“开放的肉体的狂欢”已成为诸多艺术聚焦点。身体作为文化场域成为大众消费意识形态“重构”的对象，减肥、隆鼻、隆胸、整形等既是身体的审美生产又是身体的审美消费，身体审美化固然使审美走出了纯精神的绝对领域，进入了广阔的实际生活中，扩大了美的领域和人类精神享受的视野，但呈现的审美与身体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追求肉欲满足和感性快感的视觉享乐主义，使得生命美学越来越远离意志、理性、生命而外在化，并请出身体对抗理性、对抗高尚的生命，使原本高扬人类生命生命美学有趋于萎缩和精神位格下降的迹象。

因此，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身体美学何为？不是否认其以身体作为审美主体和生命本体，也不是无视时代和文化转向，而是肯定身体的内向度和遏制欲望化审美的功能。叔本华推论出“世界是我是表象”，将身体作为“表象者”也就是“人自己”，因而“人自己”是对世界怀有意志的身体。尼采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出发，肯定现实感性的生活世界和人的肉体生命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这一存在的内涵是：肉体生命所表征的权力意志是世界的本体；权力意志不断扩充人的内在生命力，赋予人的生命以最大的力感和创造性本能。人必须肯定自己的生命肉体，但生命肉体迟早会消逝，因此要超越生命本身的存在。梅洛-庞蒂身体美学的双

重性是：“身体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个体，亦即是唯一的意志现象和主体的唯一直接客体。” [1]即人是意志与他是身体具有相同的意义。康德认为身体的美是唯一能表现美的理想的存在，但应被当作表现道德的工具。这些对身体作为本体存在的理解使生命美学的建构走向了整体性的视域，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不仅仅是肉身的实体性，还是意志寓居于其中的“灵”与“肉”的和谐完美。“人就是身体”这一命题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被误读，将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的中心意义的意志、理性、生命消解掉了，与其相对应的精神性、理想激情、生命意识在审美活动中被遮蔽。因此，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强调人的物质性身体的同时，强调身体的“自足”和“内在”的“意志”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而，对生命美学中身体美学何为的追问在当下就获得真切的现实意义。“即使单就审美心灵的陶醉而言，在当下这个由‘泛美’鼓吹而使美愈来愈沦落为‘媚美’的时代，也有必要回味德国古典美学乃至苏格拉底、柏拉图所代表的那个‘轴心时代’蕴藉之灵韵，一借着承载美的幽趣的感性情状去眺望一种虚灵之真际。‘美’不如语言的牢笼，它自然不致就范于泛文本化圈套。当语言被解构的狂欢者夸大为人生的天罗地网而由此罩给人们一种新的宿命时，‘美’无意扮演弥赛亚的角色，它掉头不顾戏剧明星们热闹庆典，只对那些拙真的灵魂默示，一种天趣盈盈的境界。” [2]

二、

在消费社会中，商品拜物教成为支配人们和整个人类的主导逻辑，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把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挤入了地下，物质至上的观念导致人类成为精神性“生物”，精神的神圣性和内在性越来越少，“自我奋斗者、创始人、先驱者、探险家和垦荒者的一生的传奇色彩已经失效，不再是新生代的偶像。今天的极度消费的‘大浪费生活’亦成为‘简单的’日常生活，生活的意义仅仅是疯狂购物，过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生活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在于‘奢侈的、无益的、无度的消费功能’”。^[3]消费社会的极限就是无止境的疯狂消费，而当这一意识形式成为大众的共识时，过度消费就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合理景观。随着 20 世纪“上帝死了”的呼声和对人类生存的合理意义的怀疑，人们逐渐陷入荒谬、虚无的无意义世界中，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有了显著的变化，人们不再将理想、价值、信念、等作为自己的存身之道，而是将消费主义作为达到世俗幸福的捷径。“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中，这种戏剧性浪费，不再具备它在原始节日与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里所具备的集体的、象征性的而且起决定作用的意义。这种不可思议的消耗也具有‘个性’并由大众传媒来传播。”^[4]于是，永远无休止的时尚消费成为时代中心并耗尽当代人的精神内容和信仰，人的整体价值观和生命意识由于消费主义的蚕食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异。

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消费欲望的恶性膨胀导致个体精神价值和意义的沉沦和丧失，人成为丧失自我主体的“消费人”，物质的丰富化与心理的贫困化成为二律背反的现象，精神的天平在物质的重压下失衡，脆弱的理想信念在“崇高”的商品价值的猛烈攻击下成为虚无主义的守夜人，意义被解构为荒原，个体的“人”被物化为白色的“客体”。人的精神价值被解构，人类的精神生态严重失衡，这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海德格尔早就告诫人们：在核武器毁掉人类之前，人类很可能在精神领域已经先毁灭掉自己。生命意义的丧失，精神价值的消解，种种征兆表明，人类在精神方面已患重病。精神生态的危机从而导致道德伦理问题、心理问题、酗酒、吸毒、自杀、犯罪、民族纠纷、恐怖主义、战争等。进入新世纪，这些问题愈益严重，人们在追寻自我意义的过程中，显得极度困惑、迷惘和孤立无援，“他人就是地狱”“迷惘的一代”“孤独者”等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在这种弥漫着颓废空气的文化氛围中，人们的精神信仰跌入了幽暗的峡谷，人本来被挤压的理性精神空间又让无边的虚空所占领。尼采说，什么是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丧失价值、缺乏目标、缺少何为的答案。精神的发展绝不能用物质消费的满足来代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重建都与当代人的价值选择、生命意识、道德修养等密切相关，“在海德格尔看来，重建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

精神是一致的。” [5]因此，建立精神生态并非迎合时尚，而是对时代要求的一积极严肃的回应。

那么，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生命美学何为？精神生态学如何挽救价值失范、信仰虚无的大众的精神呢？法国思想家戴哈尔特·德·夏尔丹认为人类意识的“精神圈”综合了多种信仰方式：“对世界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不朽的信仰和对世界中不断增长的人格信仰。” [6]这多种信仰意味着人类精神圈所应追寻的目标、对生命的“意义”与“真谛”的守望与践履，以期在道德信仰的支撑下给失重的人类心灵找寻一个新的支点。因此，人的生命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提升的过程，从自然生命到人的生命，从自然生态到精神生态，人类的生命意识对协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使人的生命不断地提升、完善。舍勒坚信，“人身上尚有永恒存在的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精神位格，这一位格的核心乃是在人自身内具有的最高价值。” [7]我把他所论及的“精神位格”看作精神生态的组成因素。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的“精神位格”一旦遭到破坏，整个人类的物质世界和与理智、意识相联系的精神世界也会发生激烈的变化。

因此，在消费主义时代，精神生态的重建应注重强调人的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人的全面、和谐、自由的发展，

鲁枢元认为其构成要素是“信仰、憧憬、心境、意向、想像、直觉、颖悟、沉思、良知”， [8] 人的精神需要提升，人的生命需要升华，若每个人都能“拒斥世俗的同化，始终坚持高洁的人生取向；化本能的我为超然的我，展开自我的潜在价值，” [9]那么，人们的生活质量将会更高，人们的精神追求也将会朝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精神生态的重建应基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互动的基础上推崇人心的净化、道德的完善，建构一种全新的“以民众为主体”的精神生态圈，从而在对人类和时代精神的批判与建构中实现人“诗意的栖居”，复返人类精神的“伊甸园”。

参考文献：

-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P156
- [2]黄克剑.眺望虚灵之真迹 [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P2
- [3][法]博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P28
- [4][法]博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P28
- [5]鲁枢元《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猗猗言说---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P398
- [6][德]古茨塔夫·勒内·豪克著.绝望与信心 [M].李永平译.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2，P218
- [7]鲁枢元.人类纪·精神圈 [J].社会科学报，2004、12、23.P3
- [8]（鲁枢元《说鱼上树--精神生态与人类困境》，《猗猗言说---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P278
- [9]（杨国荣《理性与价值》，上海三联书店，1998，P49